



今天  
多云  
偏西风3-4级  
17-27°C

明天  
阵雨转多云  
东北风3-4级  
16-27°C

今日1叠8版  
总期数第8991期

# 新闻晨报

追/求/最/鲜/活/最/实/用/的/新/闻 SHANGHAI MORNING POST

2024年5月6日 星期一 农历三月廿八



## 胶片修复师胡玉娥： 与时间赛跑，让老电影焕发新生

在各大电影节以及各类主题影展活动中，2K、4K修复版老电影一直是影迷们的心头好，那些高分经典影片经常一票难求。这些重新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的老片焕发新生，除了电影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以外，更是离不开幕后电影修复师的努力。他们为老胶片拂去尘埃，抢救陈旧的画面，让这些银幕佳作旧貌换新颜。

上海电影技术厂胶片修复师胡玉娥便是这个群体的一员——十多年来，她怀着敬重的心修复一盘盘胶片，与时间赛跑。

### 丨 考验手上功夫，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

胡玉娥和电影的不解之缘，离不开家学渊源。她的父母分别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和技术厂工作，带着家人对于职业传承的期待，胡玉娥在上世纪80年代毕业后也进入了上技厂。那时还是胶片电影和印制拷贝的黄金时代，她入厂后主要从事的是电影底片剪辑工作。

2012年开始，胶片电影越来越少，厂里开始组建电影修复团队，许多技术岗人员纷纷转型，胡玉娥也转型成为一名胶片修复师。

胶片修复可以说是老电影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前端关卡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续数字修复的难易程度，“我们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物理修复做得好一些，那么负责数字修复的人就能轻松一点，尽量减轻他们的压力。”胡玉娥说。

一般来说，胶片素材被送入厂后，首先要检查验收胶片的种类和保存情况，“如果是单纯原底胶片的话，十几本胶片拼接起来就是一部电影。但是如果电影里有技巧的话，技巧镜头是单独的胶片，需要两本叠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画面。也就是说比如没有技巧的一部电影是10本胶片的话，那么它如果每本有技巧，那就有20本胶片，一般会分别标注为A本和B本。”胡玉娥解释道。

接下来就到了需要考验手上功夫的修复和清洁流程，这需

要修复师十足的细致和耐心。长期封存在盒子中的老胶片随着时间的侵蚀，散发着酸味，会出现各种问题，在修复时要先用清洁工具手动清除尘埃、祛除霉点，也需要修理斑点或断裂的齿孔，并用标准的牵引片取代坏的牵引片，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。

“有时候胶片齿孔破损得很厉害，需要用其他的胶片垫上去，齿孔只有几毫米，所以需要很高的精确度，相差一点点跑胶片的机器就跑不过去了，一定要完全吻合。就像给衣服打一个边缘完全吻合的补丁一样，上下不能相差一点。”

同时，存放已久的老胶片往往会散发出非常刺鼻的酸腐味，因此所有修复师都需要一直戴着口罩、头顶抽风机工作。

之后素材会被送到超声波清洗机进行清洗，摆在台面上用绒布擦拭，完成物理修复后就会进入到数字修复阶段。

所谓数字修复就是在完成对胶片的物理修复后，通过专业扫描仪将胶片内容转化为数字资料，并通过电脑进行调色、噪点修补、清晰度调节等进一步修复。

这项工作如同修图，一帧画面就是一幅图，电影画面每秒24帧，就是24幅图，一部电影平均有15万帧，相当于要修15万张图。

作为在上技厂工作了近40年的“老法师”，除了主要负责的物理修复，胡玉娥也参与进了电影修复的全流程中，她会检查后续画面清晰度、画面色调、音频是否有噪音等问题，给出解决方案和建议。

### 丨 不仅抢救胶片，也呈现、见证历史

十多年来，胡玉娥带着只有三四人的物理修复团队，参与了《芙蓉镇》《画魂》《红色娘子军》等4K，《牧马人》《城南旧

事》《父亲》《红日》2K等近300部老电影的修复工作。

之前做了二十多年电影剪辑师，几十年如一日地与胶片相伴，因此从剪辑师到修复师的身份转换并没有对胡玉娥造成很大的困扰，不过《祥林嫂》可以说是她修复生涯初期遇到的小难题。

“素材情况不太好，拿到胶片的时候就发现画面花斑很严重，而且那时候我们数字修复才刚开始，用的软件也没有现在高级，我们还是想修好一点，尽量减少数字修复人员的压力。那时候我去问了我母亲，她说可以用凡士林来清洁。”

来自老人的提醒帮了大忙，最终胡玉娥花了近一个月时间，用棉签蘸凡士林，手工一点点擦洗那些洗片机难以清洗的底片，才完成了物理修复。

一般来说，保存比较好的胶片，物理修复需要两周，数字修复需要一个月，而保存情况较差的比如《祥林嫂》等影片，物理修复就需要近一个月，而数字修复耗费了近三四个月。

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上，胡玉娥走到了台前，走上了光鲜亮丽的舞台，为观众介绍电影修复工作，她也希望能有更多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来了解这份默默无闻为老电影“修容”的职业。

“我们在做修复的时候，一方面把修旧如旧作为宗旨，但也想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些修复的亮点。把过去很久没有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影片又重新呈现出来，不仅能让老影迷重温，对于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年轻人来说，每一部影片故事情节都是当时社会的缩影，这其实是他们了解以前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的重要渠道。我觉得物理修复的意义不仅仅是抢救胶片，也是对历史的呈现和见证，所以我感觉很自豪。”

回忆和胶片相伴的40年，胡玉娥动情地说：“我们对胶片的爱护就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，所以我们是怀着敬重的心去修复胶片。每次一拿到胶片就有一种亲切感，就像在抚摸自己的小孩一样。”

前段时间，胡玉娥团队刚刚完成了2000年上映的《黄埔军人》的修复工作，目前正在对1986年上映的上影厂老片《我和我的同学们》进行4K修复，今年还有多部影片正躺在待修复的列表中——十年如一日，修复师们不曾停歇。

文/晨报记者 陆乙尔 图/受访者提供



上海故事 SHANGHAI STORY

制图/潘文健

